

中国现代文化泰斗大讲堂

鲁迅

荣挺进 主编
樊萍 编

谈
日
本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客归，心随东棹忆华年。



新华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化泰斗大讲堂

鲁迅

谈
日
本

荣挺进 主编

樊萍 编

新华出版社



凡 例

鲁迅是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民主革命和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于1902年至1909年间在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1904年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06年他弃医从文，到东京从事文艺活动。在日本居留期间，他饱览日本优美的自然风光，后来他许多文章中流露了对日本风景的留恋之情；他遇到了治学谨严的藤野先生，回国多年后时时不忘先生的谆谆教诲；在思想方面，鲁迅通过日语的阅读，受到了19世纪西欧近代思潮与文艺的影响，基本确立了“掇物质，张灵明”的个人主义思想。

1909年回国后，他与日本的密切联系并未中断：他翻译了日本许多作家的作品，为新文学提供可资借鉴的模范；他还翻译了日本社会批评家和文艺批评家的相关著述，促进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发展变化。即便是前苏联无产阶级理论的译介，也主要通过日语来转译。他结识了许多日本文艺界人士：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革命作家及记者山上正义、日本歌人山本初枝、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等，与他们保持长期的联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鲁迅谈日本》一书主要辑录鲁迅著作中谈及日本的文章，全书共65篇，共分三辑。第一辑“序跋”，主要收入的是鲁迅回国后译介日本作家作品和文艺批评论著时所作的序跋文，激发国人进一步解放思想，求得在文艺上有大火花的爆发。第二辑“杂谈”，或谈日本人、或论日本事、或忆日本景，内容更为丰富驳杂，也可见出日本对鲁迅产生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第三辑“书信”，收录作者与友人的书信11封，主要谈论日本的风物。附录为编者编写作者的生平简介和著述年表，收录其主要著述目录。

本书编辑时，注意如下几点：

1. 专题性。本书汇集鲁迅谈论日本的相关资料，是研究鲁迅与日本关系的一部完善的资料集。它是相关研究领域高校学生和研究人员、兴趣爱好者的权威、必备读物。

2 中国现代文化泰斗大讲堂

2. 完整性。收集时的文字均为鲁迅著述全录,保持文章原貌和完整性,不做任何形式的删改、节录。

3. 资料性。书中文章按作者写作或出版时间为序,每篇以题注方式注明出处和各篇内容题解;并附录作者著述年表。

樊 萍

2005 年 6 月 21 日

目 录

第一辑 序跋集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及后记	3
《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	6
《沉默之塔》译者附记	11
《鼻子》译者附记	12
《罗生门》译者附记	13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	14
关于《桃色的云》	16
记剧中人物的译名	18
有关《苦闷的象征》	20
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	22
关于《苦闷的象征》	23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及译者附记	25
《观照享乐的生活》译者附记	30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者附记	31
《现代文学之主潮》译者附记	32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33
《小约翰》引言	36
动植物译名小记	41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	45
《思想·山水·人物》	47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49
《东京通信》按语	50
《露谷虹儿画选》小引	54
《坦波林之歌》译者附记	56
《壁下译丛》	57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	59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	60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62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	63
《表》译者的话	66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69

2 中国现代文化泰斗大讲堂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71
《且介亭文》后记	73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84

第二辑 杂 谈

“与幼者”	87
灯下漫笔	88
马上支日记	93
“皇汉医学”	103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05
文艺之一瞥	117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25
新的“女将”	132
“日本研究”之外	133
今春的两种感想	135
电的利弊	137
禁用和自造	138
同意和解释	139
闻小林同志之死(译文)	141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142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147
鎌田诚一墓记	152
死 所	153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54
藤野先生	159

第三辑 书 信

致李小峰	165
致章廷谦	166
致陶亢德	167
致唐弢	169
致罗清桢	171
致萧军、萧红	172
致李桦	173
致增田涉	174
致山本初枝	177
致刘岷	180
致尤炳圻	183

附 录	184
-----	-----

第一輯

序
跋
集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及后记^①

译者序一^②

《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③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

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还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着。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交，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现在是世界上出名的弱国，南北却还没有议和，打仗比欧战更长久。

现在还没有多人大叫，半夜里上了高楼撞一通警钟。日本却早有人叫了。他们总之幸福。

但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将来仍然免不了落后。

昨天下午，孙伏园^④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但当这时候，不很相宜，两面正在交恶，怕未必有人高兴看。”晚上点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人不该这样做，——我便动手翻译了。

武者小路氏《新村杂感》^⑤说，“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偏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的面前讨好么？

但书里的话,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现在都不细说了,让各人各用自己的意思去想罢。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鲁迅。

译者序二

我译这剧本,从八月初开手,逐日的登在《国民公报》上面;到十月念五日,《国民公报》忽然被禁止出版了,这剧本正当第三幕第二场两个军使谈话的中途。现在因为《新青年》记者的希望,再将译本校正一遍,载在这杂志上。

全本共有四幕,第三幕又分三场,全用一个青年作为线索。但四幕之内,无论那一幕那一场又各各自有首尾,能独立了也成一个完全的作品;所以分看合看,都无所不可的。

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经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译者再说了。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迅。

后 记^⑥

我看这剧本,是由于《新青年》上的介绍,我译这剧本的开手,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这一天,从此逐日登在北京《国民公报》上。到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公报》忽被禁止出版了,我也便歇手不译,这正在第三幕第二场两个军使谈话的中途。

同年十一月间,因为《新青年》记者的希望,我又将旧译校订一过,并译完第四幕,按月登在《新青年》上。从七卷二号起,一共分四期。但那第四号是人口问题号,多被不知谁何没收了,所以大约也有许多人没有见。

周作人先生和武者小路^⑦生通信的时候,曾经提到这已经译出的事,并问他对于住在中国的人类有什么意见,可以说说。作者因

此写了一篇，寄到北京，而我适值到别处去了，便由周先生译出，就是本书开头的一篇《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原译者的按语中说：“《一个青年的梦》的书名，武者小路先生曾说想改作《A 与战争》，他这篇文章里也就用这个新名字，但因为我们译的还是旧称，所以我于译文中也一律仍写作《一个青年的梦》。”

现在，是在合成单本，第三次印行的时候之前了。我便又乘这机会，据作者先前寄来的勘误表再加修正，又校改了若干的误字，而且再记出旧事来，给大家知道这本书两年以来在中国怎样枝枝节节的，好容易才成为一册书的小历史。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鲁迅记于北京。

注释：

①《一个青年的梦》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作的四幕反战剧本。

② 本篇及《译者序二》，最初同时发表于1920年1月《新青年》月刊。

③周起明 即周作人(1885—1967)，曾发表《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

④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先后任《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编辑。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⑤《新村杂感》武者小路实笃实行“耕读主义”时所写的文章。

⑥本篇最初印入1922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青年的梦》单行本。

⑦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日本作家。《白桦》杂志创办人之一，著有小说《好好先生》、剧本《他的妹妹》等。

《现代日本小说集》^①

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②

夏目漱石^③

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 1867—1917)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闻社,专从事于著述。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〇八年高滨虚子^④的小说集《鸡头》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说明他们一派的态度:

“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説。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著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这一种小说。……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著的小说不特与触著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⑤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挂幅》(Kakemono)与《克莱喀先生》(Craig Sensei)并见《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

森鸥外^⑥

森鸥外(Mori Ogai, 1860—)名林太郎,医学博士又是文学博士,曾任军医总监,现为东京博物馆长。他与坪内逍遥^⑦上田敏^⑧诸人最初介绍欧洲文艺,很有功绩。后又从事创作,著有小说戏剧甚多。他的作品,批评家都说是透明的智的产物,他的态度里是没有“热”的。他对于这些话的抗辩在《游戏》这篇小说里说得很清楚,

他又在《杯》(Sakazuki)里表明他的创作的态度。有七个姑娘各拿了一只雕着“自然”两字的银杯,舀泉水喝。第八个姑娘拿出一个冷的熔岩颜色的小杯,也来舀水。七个人见了很讶怪,由侮蔑而转为怜悯,有一个人说道,“将我的借给伊罢?”

第八个姑娘的闭着的嘴唇,这时候才开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

这是消沉的但是锐利的声音。

这是说,我的杯并不大,但我还是用我的杯去喝。《游戏》(Asobi)见小说集《涓滴》(1910)中。

《沉默之塔》(Chinmoku no tō)原系《代〈札拉图斯忒拉〉^⑨译本的序》,登在生田长江^⑩的译本(1911)的卷首。

有岛武郎^⑪

有岛武郎(Arishima Takeo)生于一八七七年,本学农,留学英、美,为札幌农学校教授。一九一〇年顷杂志《白桦》发刊,有岛寄稿其中,渐为世间所知,历年编集作品为《有岛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辑了。关于他的创作的要求与态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辑里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说明。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在我的周围,习惯与传说,时间与空间,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墙,有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闭了。但是从那威严而且高大的墙的隙间,时时望见惊心动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隐忽现。得见这个的时候的惊喜,与看不见这个了的时候的寂寞,与分明的觉到这看不见了的东西决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现了的时候的寂寞呵!在这时候,能够将这看不见了的东西确实的还我,确实的纯粹的还我者,除艺术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从幼小的时候,不知不识的住在这境地,那便取了所谓文学的形式。

第二,我因为爱着,所以创作。这或者听去似乎是高慢的话。但是生为人间而不爱者,一个都没有。因了爱而无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个生活,常从一个人的胸中,想尽量的扩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这扩充性所克服了。爱者不得不怀孕,怀孕者不得不产生。有时产生的是活的小儿,有时是死的小儿,有时是双生儿,有时是月分不足的儿,而且有时是母体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我的爱被那想要如实的攫住在墙的那边隐现着的生活或自然的冲动所驱使。因此我尽

量的高揭我的旗帜,尽量的力挥我的手巾。这个信号被人家接应的机会,自然是不多,在我这样孤独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两回也罢,一回也罢,我如能够发见我的信号被人家的没有错误的信号所接应,我的生活便达于幸福的绝顶了。为想要遇著这喜悦的缘故,所以创作的。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了这个了。应该蜕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严重的给我抽打那顽固的壳。我愿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与幼小者》(Chisaki mono e)见《著作集》第七辑,也收入罗马字的日本小说集中。

《阿末之死》(Osue no shi)见《著作集》第一辑。

江口涣^⑫

江口涣(Eguchi Kan)生于一八八七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曾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

《峡谷的夜》(Kyokoku no yoru)见《红的矢帆》(1919)中。

菊池宽

菊池宽(Kikuchi Kan)生于一八八九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豫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偶做小说,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做下去了。他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恍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著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在《菊池宽论》(《新潮》一七四号)上说:

“Here is also a man——这正是说尽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呵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话,便是愈玩菊池的作

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一句话了。”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Miura Uemon no Saigo)见《无名作家的日记》(1918)中。

《报仇的话》(Aru Katakuchi no hanashi)见《报恩的故事》(1918)中。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iunosuke)生于一八九二年,也是东京大学英文学科的出身。田中纯评论他说:“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他在小说集《烟草与恶魔》(1917)的序文上说明自己创作态度道:

“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里取来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贴切的合而为一,小说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功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

说到著作着的时候的心情,与其说是造作着的气分,还不如说养育着的气分‘更为适合’。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他的本来的动法只是一个。我便这边那边的搜索着这只有一个的东西,一面写着。倘若这个寻不到的时候,那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再往前进,必定做出勉强的东西来了。”

《鼻子》(Hana)见小说集《鼻》(1918)中,又登在罗马字小说集内。内道场供奉禅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说。

《罗生门》(Bashōmon)也见前书,原来的出典是在平安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语》里。

注释：

①《现代日本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短篇小说集，1923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本篇最初印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③夏目漱石(1867—1916) 原名金之助，日本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猫》、《哥儿》等。

④高滨虚子(1874—1959) 原名高滨清，日本诗人。著有《鸡头》、《俳谐师》等。

⑤新江戸艺术 指明治时期(1868—1912)的文艺。江戸艺术则指江戸时期(1603—1867)的文艺。

⑥森鸥外(1862—1922) 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小说《舞姬》、《阿部一族》等，译有歌德、莱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

⑦坪内逍遙(1859—1935) 日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著有文学评论《小说神髓》、长篇小说《当世书生气质》等，曾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⑧上田敏(1874—1916) 日本作家、翻译家，从事英、法文学的介绍和文艺创作。

⑨《札图斯忒拉》 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德国哲学家尼采著。

⑩生田长江(1882—1936) 日本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曾翻译《尼采全集》及但丁的《神曲》等。

⑪有岛武郎(1878—1923) 日本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一个女人》、中篇小说《该隐的后裔》等。

⑫江口涣(1887—1975) 日本作家。曾任东京《日日新闻》记者、《帝国文学》编辑。著有小说集《恋与牢狱》等。

《沉默之塔》译者附记^①

森氏号鸥外，是医学家，也是文坛的老辈。但很有几个批评家不以为然，这大约因为他的著作太随便，而且很有“老气横秋”的神情。这一篇是代《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译本的序言的，讽刺有庄有谐，轻妙深刻，颇可以看见他的特色。文中用拜火教^②徒者，想因为火和太阳是同类，所以借来影射他的本国。我们现在也正可借来比照中国，发一大笑。只是中国用的是一个过激主义的符牒^③，而以为危险的意思也没有派希族那样分明罢了。

一九二一，四，一二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4月24日《晨报》副刊。《沉默之塔》的译文即发表于21日至24日该刊。

②拜火教 又称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波斯教，相传为古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即察拉图斯忒拉）所创立。

③这里的意思是以过激主义为护符。